

生活滋味

扎根

郭少伟

半年前,我和爱人去朋友家串门,朋友正在侍弄着阳台的花草。忽然,一抹绿意撞入眼帘,那是花盆里一簇挤得满满当当的薄荷,根茎略显瘦弱,但每一株都在努力向上。我俯身轻嗅,清凉的气息混着阳光的味道,酥酥麻麻地漫过鼻尖。朋友笑着说:“薄荷很泼辣,不挑土不挑肥,有水就能活。”见我们喜欢,便随手掐了两支,赠予我们。

回到家,客厅的鱼缸映入眼帘。清水澄澈,几尾橘红的金鱼悠然摆尾,漾起圈圈涟漪。看着澄澈的缸水,我忽然灵机一动:薄荷见水就能活,不如把它养在鱼缸里?

爱人闻言皱眉,伸手拨了拨薄荷的叶片,眼神里满是忧虑:“薄荷味道这么浓,别把金鱼熏坏了!”

“就当给鱼提神醒脑,说不定它们还喜欢呢。”我笑着打趣。爱人无奈摇摇头,终究没有阻止。

我翻出一个空鸡蛋壳,用细钉子在壳底钻了两个小孔,轻轻放入水中,它便像一叶扁舟稳稳浮在水面。再将那两枝薄荷插进孔中,茎秆如船锚般伸入水中,嫩绿的叶片便稳稳立在水面上。

接下来的两天,我和爱人总忍不住往鱼缸边跑,连吃饭时都要端着碗凑过去看上几眼。起初还担心鱼儿不适应薄荷的气息。没多久便发现,小家伙们毫不在意薄荷气味,反倒有些喜欢,经常围着薄荷打转,用嘴巴轻轻触碰水下的茎秆,像是在打量这位新邻居。

约莫半月光景,我蹲在鱼缸前逗鱼,忽然瞥见薄荷的茎部,竟冒出了寸许长的白色须根,在水中才露出尖尖角。再看缸里鱼儿的排泄物,竟悄悄染上了几分薄荷的淡绿,想来是饲料不足时,它们会啃咬几口薄荷的嫩根。而薄荷却不为所惧,依旧肆意生长着,没过多久,根须愈发浓密,叶片愈发鲜亮。

看着缸中这方小小的天地,橘红的游鱼绕着白生生的须根打转,嫩绿的薄荷叶在水面舒展,我忽然生出几分感悟。薄荷本是生于泥土的草木,却能在清水里扎根发芽,不挑剔环境,不抱怨境遇。鱼儿的啃咬没有消磨它的生机,反而刺激它长出更密的根须;鱼儿的粪便不是污秽,反而是滋养它生长的养分。

我把薄荷的事情讲给母亲听,母亲笑道:“这不过是植物的本性罢了。你看那些萝卜、白菜,还有葱和芹菜,只要留着根,随便往水里一放,就能生根发芽;埋进土里,又能扎下更深的根,重新生长。”

我愕然。原来身边那些再熟悉不过的蔬菜,都藏着如此强劲的生命力,只是我平时未留心而已。环顾四周,世间万物,它们何尝不是靠着“扎根”的韧劲在世间生存着,谁的一生又能是一帆风顺呢?缸里的薄荷,离了泥土却能在清水中生出密密根须;墙角砖缝的野草,顶着碎石的重压也要把根扎进石缝,向上生长;还有田埂路边的狗尾巴草,它们不与百花争妍,只默默扎根,用自己的方式,在天地间悠然地存在着。

思想神游间,爱人的手机忽然叮铃响了一声。是朋友发来的信息,还附了一张照片。爱人点开图片,笑着唤我:“你看,朋友说她家那盆薄荷,前些日子搬到了室外,现在长得更茁壮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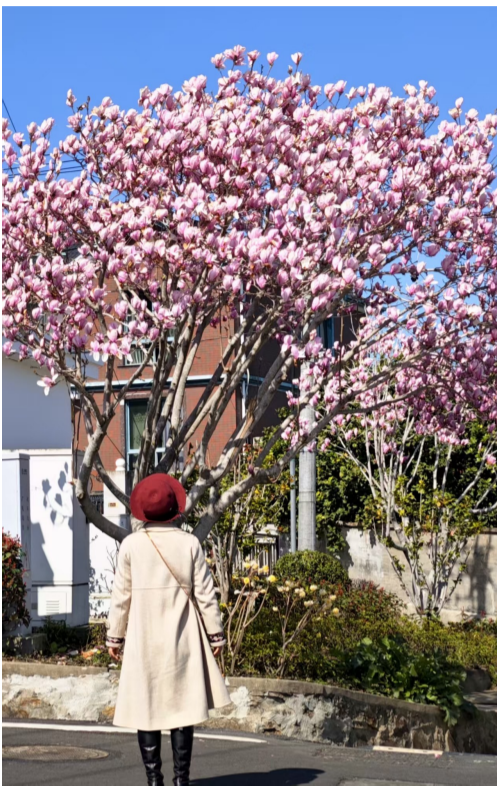
我凑近一瞧,照片里的薄荷叶片肥厚油亮,在风里舒展着腰肢,根茎带着日晒雨淋后的浅褐色,更显粗壮,透着一股经风历雨的硬朗,这是室外的泥土与阳光给它的底气。我低头看向鱼缸里的薄荷,它的茎秆也比当初粗壮了许多,根须密密匝匝地漂浮在鱼缸中,叶片泛着水润的光泽,是清水与游鱼的共生,给了它们别样的生机。

此刻缸中,阳光正好。

心灵隽语

春日随感

薛晓波 文/摄



又是新的一天,清晨还乌云沉沉,此刻云开雾散,天色渐渐明朗。天气预报说,这周多是绵绵细雨。一想到那连绵的春雨,便不由得牵挂起窗外的春天。

春天总是这样,常常因为一场雨,便错过了枝头的花开。梅花早已悄然谢去,转眼又是桃花、樱花竞相绽放。日子就是如此匆匆,转眼一

季便过,一年又逝,十年不过弹指一挥间。时光从不会为谁停留,我们总在追赶,又总在不经意间错过。

一早骑车路过护城河,岸边的杨柳已抽出嫩绿新芽,微风拂过,枝条轻摇。鸟儿在枝头穿梭、飞跃、鸣叫,灵动的身影,清脆的啼鸣,满是春日独有的生机与欢快。一旁的樱花林开得正好,粉白一片,如云似霞。阳光穿透云层,温柔地洒在花瓣上,透亮的光斑随风轻晃,花瓣薄如蝉翼,在光影里轻轻颤动,美得让人情不自禁为春天心生欢喜。那一刻,所有的疲惫与烦忧,仿佛都被这明媚的春光融化。

可转过木桥,又见市政府门前的桃花已谢得差不多,枝头只剩零星残瓣,方才的欢喜,转眼便化作淡淡惆怅。这边广玉兰、白玉兰开得正盛,洁白高雅,亭亭玉立;那边的花事已然落幕,开落只在一瞬。春景虽美,却总是太过短暂,如同握不住的流沙,悄悄从指缝间溜走。

看着这花开花落,我常常在想,我们这一生,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?

是为了遇见,遇见美好的风景,遇见温暖的人,遇见每一个不期而遇的惊喜;还是为了经历,经历花开的灿烂,经历花落的淡然,经历相聚的温暖,也经历别离的遗憾。我们在四季轮回里感受岁月,在人间烟火中体味人生,哭过笑过,拥有过失去过。

又或许,这辈子,就是为了遇见你。在匆匆时光里,有人同行,有人相伴,一起看春去秋来,一起度人间朝夕。答案我也说不清,人生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悟的旅程。不必执着于最终的意义,珍惜眼前的花开,把握当下的温暖,认真经历每一段时光,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。

我与晚报的故事

晚报让我爱上写作

余国定

说起写作,这是我天生的一大薄弱环节。我的写作硬伤明显,错别字多。软肋普遍,结构不完整,语句不通顺,主题不突出。

记得1981年中专考试,尽管我总分上了当年中考招生录取分数线,但语文仅仅得了39分,可见我的真实写作水平。

写作命运的转折,藏在《舟山晚报》的墨香里。晚报刚办起的那几年,我还在岱山盐业局下属衢山盐业站工作。当时还没手机,加之盐业站地处乡镇,文化娱乐生活枯燥得像火热夏天晒盐场里蒸腾的卤水。每天傍晚,邮递员送来的报纸,便成了我们最大的期盼。我钟爱《舟山晚报》——那些带着海水咸味儿的新闻,尤其喜欢短小精干的新闻板块。看到晚报有短新闻这一版面,就试着拿起笔,写起了新闻报道,把发生在衢山这块咸盐田上的新闻写成稿子,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到报社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便日思夜盼,希望我写的稿子能见报。

稿件寄出去之后,因为盐业站在桂花,桂花看到的报纸比岛斗晚一天。就这样,我每天下班,吃过晚饭后先到岛斗邮局。怀着既焦急又喜悦的心情,来到邮电局门口的邮政信箱前,一字不漏地看晚报的整个版面,甚至边边角角,看看我寄出去的稿子发表没有。只是每天都是欢欢喜喜过去,最终低着头回家。尽管没有见报,但我依然没有丧失写作信心,按照新闻报道五个W写作的要求,认认真真一次次加工修改,再一次次奔走岛斗邮局,投寄我心中的希望。我还给自己鼓劲打气,坚持下去,写的新闻稿多了,质量提升了,终有一日能打动编辑的心。

经过我的苦苦坚持,最终等来了惊喜的回报。《岱山试制盐滩刨泥机》《岱山大粒子海盐出口韩国》《海水淡化浓缩水晒盐成功》……一篇篇短新闻先后陆续见报。尽管只有一两百字,但

我每每见到它们,都无比激动,高兴之情会一直持续好多天。每次见报,我都会如获至宝,将报纸剪下来精心装贴。三十年过去了,翻阅装贴的这些旧报纸,激动的心情仿佛还在昨天。见报后,我还会拿着当天的报纸,从岛斗哼着歌曲,一路小跑三公里到塘岙老家,第一时间将报纸送给老父亲看,也让他为我的名字能见报而自豪。

我在晚报上获得收获的同时,也鼓励儿子写作,两代人共同拥抱晚报。当年儿子刚上小学三四年级,我就鼓励他把写的作文向晚报小记者栏目投稿。起初,儿子的命运和我一样,稿子有去无回。但他也很有信心,坚持投稿,后来,《常胜将军倒下了》《人民公园的美景》等小记者稿子成功见报,父子二人获得共同的快乐。

通过晚报,我学会了写作、爱上了写作。这几年,我的写作视野也逐渐开阔。走出短新闻,把写作的焦点热点放在散文创作上。这些年来,我在晚报上发表了不少盐业历史文稿,以及其他一些生活化的散文。写作不仅愉悦了我的业余文化生活,而且通过创作,结识了晚报的一些老师和朋友。其中,晚报缪老师和我加了微信,每每我写好一篇散文,都会第一时间先发给她。老师会不厌其烦地认真审阅,并提出作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,如故事情节还欠缺等等。就这样,在晚报编辑们的精心指点下,我的写作水平有了一定的进步,文章见报的频率也有所提高,从一名写作门外汉成为了文学创作者。

晚报风雨兼程,陪伴着深爱的读者,已经走过了三十年。三十年,晚报从黑白到彩色,从纸质到新媒体;我也从青丝写到白头,从通讯员写到“老作者”。那些铅字,像一颗颗盐粒,结晶了我的半生。在这片浸润了墨香与海风的文字世界里,我愿做一粒盐——微小,却咸得真实。